

綦水欢歌踏新程

□罗昭伦

匆匆又一载,得失皆沉怀。终日奔波里,笑待好运来。转眼之间,新年的序章已在烟火气中铺展。

一年的时光,虽然不足以改变山河轮廓,却足以让人事换新颜、山河添新章。陈旧的认知,随腊梅落英悄然隐去;俗套的执念,在年轮流转中渐渐淡远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“十五五”发展蓝图,神舟系列飞船接续飞天探索寰宇,天问二号开启小行星探测的新征程,每一步都踏在强国建设的坚实步履上;巴渝大地,渝厦高铁重庆东至黔江段顺利开通,重庆东站迎来首批旅客,“千里轻舟”货运班轮在长江水道破浪前行。而在綦江,丁山—东溪核心区块页岩气开发稳步推进,綦习高速、渝黔背靠背联网工程顺利开工,西部陆海新通道“广西防城港—重庆綦江”货运班列开通运行,綦江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更加坚实。作为重庆重要的水利枢纽工程,藻渡水库大坝填筑封顶,输水隧洞等关键节点工程顺利突破,各项建设任务按计划有序落实,这座集防洪、供水、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的重大工程,正以坚实的进度勾勒着保障民生、赋能发展的新图景。田垄上,禾苗铺就碧色绒毯,它们拔节生长的声响,是时代发展与家乡蜕变的希望絮语。那些

曾被琐事缠绕的思绪,此刻如拨云见日般清朗;那些被日厉切割的片段生活,正因这家国乡野的蓬勃气象,重归坦荡辽阔。无论你身在天涯海角,从事何种营生,或贫或富,或喜或忧,新年的阳光,都将无私地拥吻每一个追梦的灵魂,不偏不倚,温柔绵长。

一路走来,进步值得欣慰,成功值得铭记,温馨值得珍藏,欢笑值得回味。2025年,我们见证了中国电影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登顶全球动画票房榜的文化荣光,感动于重庆“渝检护‘未’”团队获评“时代楷模”的温暖坚守,也欣喜于綦江老年养护中心全面完工、古南中学科创楼主体落成的民生暖意。或许传统的年味儿,已追不上现代人步履匆匆的节奏,但在每个人心底,都藏着一份对“年”的炽热期许。

借这短暂的休憩,卸下满身疲惫,抛却过往烦恼,为2026年的行程整理行装,让得与失从容安放,让苦与乐皆成勋章。灶台上的铁锅咕嘟作响,蒸饺的白气氤氲了窗棂,长辈的唠叨混着孩童对新年的期盼,织成最暖的岁末光景。

一路走来,有少年意气的滚烫憧憬,有风雨兼程的刻骨忧愁,有披荆斩棘的耀眼成功,也有不为人知的默默失败。那些散落时光里的印记,既有个人

奋斗的足迹,也有时代发展的烙印:是綦江建设者在光伏电站工地、藻渡水库施工现场的日夜坚守,是重庆产业工人在智能汽车生产线的精益求精,是全国党员干部深入开展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的作风锤炼。这些印记,串联成独一无二的人生轨迹与家国记忆,在岁月中熠熠生辉,照亮前路的迷茫。

春,是万物复苏的起点,是新生希望的曙光。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,每个人都怀着满心滚烫的期许:从政者盼事业通达,不负民生嘱托;务农者愿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;务工者念平安顺遂,阖家团圆;经商者望财源广进,蒸蒸日上;莘莘学子盼金榜题名,梦圆今朝。而我们更期盼,国家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道路上再攀高峰,重庆在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中再谱新篇,綦江的蟠龙抽水蓄能电站平稳运行,藻渡水库加速建设,民生福祉持续提升。在春的脚步声中,我们盘点过往,从国家的辉煌成就,城市的快速发展、家乡的点滴蜕变中汲取前行的力量;在新岁的号角里,播种理想,奔赴更远的远方。

新年里,爆竹炸开一年的喜气,唢呐奏起岁月的欢歌。红灯笼挂满街巷,红绸子在风里翻飞,将年的暖意晕染得愈发浓烈,映得每张笑脸都格外明亮。

指尖触到春联的朱砂红,墨迹未干的暖意顺着指尖蔓延,这是刻在血脉里的文化基因,恰如西夏陵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、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引来的全球瞩目,让中华文化的魅力愈发彰显。

每一次心跳都呼应着岁月的节拍,每一份执着都凝结着不变的信念。对个人幸福的追求,对家乡发展的期盼,对国家强盛的向往,暖意透过肌肤,渗入血液,让前行的脚步愈发坚定,让心中的热爱愈发滚烫。

春是播种的季节,如星火燎原般孕育着无限可能;年是团圆的符号,似暖流奔涌般承载着万般期许。新年的钟声是催征的鼓点,春的节拍是奋进的旋律,我们怀揣满腔热爱与滚烫希望,如逐光的候鸟般奔赴山海。愿在新岁里,国家发展步履不停,每一项科技突破都照亮强国之路;愿重庆活力永续,每一个产业升级都夯实发展根基;愿綦江温润前行,藻渡水库顺利竣工、綦习高速早日通车,每一项民生工程都温暖千家万户。

更愿我们每一个人,每一滴汗水都浇灌出繁花,每一次前行都奔赴晴朗,不负时光馈赠,不负韶华初心,一路向阳而生,收获满途芬芳与璀璨梦想!



七律·郭扶场石拱桥

□陈方钊

为使通行筑石梁,清朝郭氏善名扬。
彩虹跨水涵云影,玉柱擎天纳月光。
经历风霜仍稳固,往来人马总繁忙。
至今每过拱桥处,犹记当年粥饭香。

乡下老屋

□兰采勇

父亲去世后,在我的百般劝说下,母亲随我迁进了城里定居,乡下的老屋空起,恍若一个垂暮的老人,舔舐着越来越少的时光。

如果要对这老屋追根溯源,本是太外公时代的产物,前前后后经历了外公、母亲和我三个时代,细算之下也有了近百年的历史,因此称它为“老屋”也就名正言顺了。我对老屋是怀有情感的,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,都见证了我从呱呱坠地到蹒跚学步,从咿呀学语到口齿伶俐,从懵懂无知到振翅高飞的这一历程,说不完的酸甜苦辣,道不尽的喜悦忧伤。

乡下类似这样的老屋其实并不稀奇,不过大都已经属于过去式,人们搬的搬、拆的拆,留下的只是那些残缺的记忆。印象中,土墙黑瓦,缝隙裂缝,迎风顶雨,看似要倒,却一直未曾倒下,能屹立百年不倒,这些老屋的牢固程度可想而知,其质量与当下很多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寿命相比,可谓有着截然不同的概念,当然也能让定居在里面的人心安踏实。

我幼时曾看见过土墙形成的过程,地基是长条石,上面全是泥巴。选黏性较好、含砂质较多的黄土、黏土及老墙土,加入一些切碎的稻秆,经过反复翻锄捣落,然后用墙棒一层一层地搭得严严实实,当然也会选择一些竹蔑、树枝交叉放在土墙之中,以增加拉力。至今回想起来,也打心眼里佩服那些搭墙的工匠们。现如今已经无缘识得土墙成型过程中的个中奥秘,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!

墙体建好了,接着就是安放房梁、檩条,然后就是盖瓦。也有家境相对困难的,直接就把收回来保存较好的稻草翻盖在上面,这也就有了人们口头常说的瓦房和茅草房之分了。

蹲守在乡间的那些老屋,对外都有一个响亮的名号,有的习惯沿用当初首个屋主的姓氏来称呼,张家屋基、潘家大院、李家老屋……也有直接把老屋所在地的地形地貌或地名用作称呼,大田湾、堰沟壁、茶店、楠木湾……千奇百怪,让人遐思。我家老屋的名号却是让人感到突兀和难解,“方丘”,既不是祭地祇之坛,也没有所谓的“山丘”之实,为何采用这名,不得而知,于是心里总感觉没有姓氏命名的那种大院、屋基之类的大气。在童年的岁月里,我也曾伙同隔壁舅舅家的表哥,拿着漆黑的炭笔在墙上写上“陈家大院”四个字,但无法扭转远近的人们对此老屋根深蒂固的称谓,后来也就索性作罢了。

传统民俗的东西,对于如今所谓的“80后”“90后”,甚至“00后”的年轻一代是搞不懂的,但年老的乡下人却或多或少地了解 and 掌握一些,这起屋建房也不例外。据祖辈们讲,选择安家落户之地,是必须讲究风水的,要看远山近水的脉络、走向、地形。不论这风水有无科学依据,可大家伙儿就是相信那一套。诸如“乌鲤山楼”“黄蛇吐信”“蚌蛤地”“金虾下坂”“飞鹅地”“簪箕地”“金钱线葫芦”“狮子笑天台”等。故此,建房的地方都是经过那些所谓的“阴阳先生”带着罗盘多次观察后才确定,一家、两家……多家人簇居在一起,就形成了一个院(我们俗称“人湾”)。好风水,自然就有了家和兴旺、财源广进之类的好兆头。

也正因为如此,邻里的老屋大都是同墙共壁,平和、安详、古朴、美丽地簇拥在一起,院坝是共用的,沿坎是相通的。乡下的亲情很近,一个院里的人就算不同姓,但都会沾亲带故,友好往来,相互协作。一个院的孩子玩游戏时总能这家穿那家,就连人们吃饭时也习惯在一个大碗里盛满饭,然后端到院坝中,谈笑风生时解决腹中需求。

乡村的老屋既是好屋,也是大屋。堂屋、厢房、厨房、正房、卧房这些是必不可少的,有的还在除堂屋和厨房以外的房间上空嵌上了楼板,形成了阁楼。乡下人好客,你来我往也能歇上一两晚,并不显得拥挤。

乡下的老屋相对口味十足,但却不让人待见,大多已是人去楼空。最近,村上的干部打来电话,说老家的房屋要复垦,现正逐一征求意见。心中尽管有万千不舍,但正如母亲常常念叨的,房子没人住就失去了人气,再加之老家的地理位置的确太偏,又处于滑坡地带,索性也就认可了复垦的事情。

让心启程,再回去看看那间老屋,就让我再一次触景生情,把那些断断续续的记忆串联起来,涂鸦在相思的屏幕上。再见了,我的老屋!我的童年,我的家园,我千丝万缕的思念!我要和你梦中相约,延续我有生之年的爱恋。

綦城腊梅香

□刘明

寒意渐浓,綦城的风里便多了几分清冽的甜香。我深知这香气是冬日綦江最动人的信使——又到腊梅飘香时。循着这缕暗香,我踏遍綦城的街角巷陌、公园山野,在梅香深处,读懂了这座城的冬日温情。

最先邂逅梅香,是在小区的天井旁。晚饭后漫步而行,一阵清芬忽然钻进鼻腔,不似桂香那般甜腻,也不似兰香那般幽微,带着冬日特有的清冽,直直沁入肺腑。寻香而去,三株腊梅正挺立在天井中央,虬曲的枝干上缀满了鹅黄色的花骨朵,像被严寒磨圆的金珠;向阳的枝桠间已有几朵悄然绽放,薄如蝉翼的花瓣透着纱质的美感,在路灯的光晕里泛着温润的光。几位老人围坐在花旁的石凳上闲聊,手里捧着温热的茶壶,话里话外都是“梅花开了,年就近了”的期许。一旁的孩童踮着脚尖,伸手想去触碰那花瓣,又怕惊扰了这冬日的精灵,轻轻缩回手,只凑着鼻尖细细嗅闻,脸上满是雀跃。

听闻营盘山公园的腊梅开得正盛,次日一早我便欣然前往。刚进公园大门,浓郁的梅香便扑面而来,循着香气前行,一片腊梅林赫然映入眼帘。枝干遒劲的腊梅树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小径两侧,枝头繁花似锦,鹅黄、浅粉的花瓣在寒风中摇曳,引得蜜蜂在花间穿梭。行人三三两两,或驻足赏花,或举着手机定格美景;孩童们在花下追逐嬉戏,笑声与梅香交织,驱散了冬日的萧瑟。一位带着相机的老者告诉我,他每年都来这里拍腊梅:“綦江的腊梅香得纯粹,开得倔强,就像咱綦江人的性子。”说话间,一阵寒风掠过,梅花轻颤,花瓣簌簌飘落,落在行人的肩头、发间,也落在铺满落叶的小径上,铺就出一条暗香浮动的花径。

若想寻得更野趣的梅香,老瀛山的徒步路便是绝佳去处。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,草木褪去了葱茏,唯有零星的腊梅点缀在山间。它们不似公园中的那般规整,或斜倚在岩石旁,或挺立在山道边,枝干苍劲,花朵疏朗,却自有一番风骨。山风吹过山谷,梅香与草木的清香交融,深吸一口,满是自然的清新。偶遇几位徒步的游人,他们说循着梅香而来,既能赏梅,又能感受山野的静谧,是冬日里最惬意的时光。行至半山腰的观景台,远眺綦城全貌,薄雾缭绕间,城市与山野相映成趣;而那缕梅香,仿佛成了连接城乡的纽带,将冬日的生机与温情传递到每一个角落。

暮色四合,我满载着一身梅香返程。路过街边的花店,门口摆放的腊梅引得路人纷纷驻足。花店老板告诉我,这些腊梅多来自本地的种植园,素心腊梅最是畅销:“这种梅花开得纯,香味浓,插在瓶里能香一整个冬天。”一位阿姨买了几枝腊梅,笑着说要带回家插在书房:“闻着梅香看书、写字,心里都敞亮。”

都说腊梅不是梅,却有着不输梅花的风骨。在綦江的冬日里,这缕梅香不仅点缀了萧瑟的季节,更融入了寻常百姓的生活,藏着邻里间的温情,透着山野间的生机,也映着綦城人对生活的热爱。又到腊梅飘香时,这香,是綦城的冬日名片,更是刻在每个綦江人心里的温暖记忆。



綦风

碧草逐马行 (版画)

□彭友兵

小区快递点

□张绍琴

小区快递点离我家有两栋楼的距离,是用一楼的套房改建的。我平时爱网购,外加时不时会收到样刊,自然成了这里的常客。一年后,快递点搬到了小区大门处,反倒没有以前方便了。旧址沉寂了数月,某天我按照邮政短信提示去取样刊,发现它竟又开张了,兼营副食和邮政快递业务。

老板看上去四十多岁,身形瘦削,是那种常年为生活奔波、干体力活熬出来的单薄。他是长条脸,头发剪得极短,显得很精神,做起事来动作麻利。我随口问他:“又换成你们经营了?”他答道:“本来就是我的房子,之前租给人家做快递。后来他们说货物堆不下,另外租房子搬走了,我就回来自己做。”我好奇追问:“那你以前住哪儿?”“我们一家在主城租房子住,我在主城找活干,方便照顾娃儿读书。”“你回来了,娃儿怎么办?”“他妈陪他。”“你们一家这样,不就两地分居了?”“没办法,这儿的房子总不能一直空着啊。”

我的几句问话,像一扇不经意推开的窗,让我看见了一个普通家庭在生活夹缝中的辗转腾挪。

有一次我急于寄一本书,预约了上门取件,可选定的时间段我正好在单位。思忖片刻后,我决定把书和快递费一起交给副食

店老板,请他帮忙转交给快递员。这是麻烦别人的事,我提出多给两块钱作为酬谢。他却坚决拒绝了,说都是邻居,不过是举手之劳,用不着客气。还特意嘱咐,快递员来收件时会给我打电话,到时我直接微信支付运费就行。

再去取件时,他大约对我有些印象了。一边扫码出库,一边念出包裹上打印的名字,抬头问我:“你叫张某某?我也姓张,咱们还是一家人呢!”听完我报出的全名,他更是带着几分热情的喜悦说道:“巧了,我们连排行都是一样的!”

后来家里临时缺油盐之类的日常用品,我便舍近求远,特意绕到他店里去买,多少是想照顾一下他的小生意。假期里的某天过去时,我看见一个陌生男子从里屋走出来,比老板年轻,也比他胖一些。我心里顿时一惊:莫非这店又换老板了?小区虽然大,但小卖部本就有好几家,再加上邮政快递的收入,说不定还抵不上他在主城打工的薪水。我心里掠过一丝淡淡的遗憾,却又忍不住替他高兴,或许这样,他们一家人就能团聚了。

过了几天再去取快递,又看到老板笑着迎出来。我高兴地说:“上次我来你不在,看见另一个男的,还以为你把店转让给别人了呢。”他解释道:“你说的可能

是我儿子,放假回来玩的,现在长得都比我高了。”我随口问:“你儿子读大学了吗?”他摇摇头:“没有,才上初中呢。”我不得不得感叹:“初中就长这么高了!”他笑着接话:“长得是高,就是太瘦了。”我快要走出店门时,他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,声音从身后追了过来:“对了,你说的也可能是我弟弟,前几天他来我这儿玩,帮我看了几天店。”

昨天我收到一条快递取件信息,本打算中午下班时顺路去店里取,结果吃完午饭才想起这回事。下楼走到店门口时,看见小卖部外的地砖上堆着不少快递包裹,屋内货架上的日常用品却依旧摆得整整齐齐、琳琅满目。老板从里屋拿出我的包裹,忙着扫码出库。我顺口问了一句:“吃饭了没?”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:“还没呢,今天准备晚点泡碗面吃。”我打趣道:“没人给你煮饭啊?”“可不是嘛,我姑姑有事回老家了。”他又补充了一句,“快递刚到,堆了一地,我打算收拾完了再煮泡面。”

我拿着包裹走出店门,冬日的暖阳恰好洒在他忙碌的身影上,显得格外温暖而踏实。我知道,这个不停忙碌的身影里,装着远在主城的妻儿,装着店里的满满当当的副食和待取的包裹,更装着他们一家人沉甸甸的、对未来的期盼。